

当代世界文豪译丛

西德尼·谢尔顿精典系列

代价

西德尼·谢尔顿/著
许先/译

*Sidney
Sheldon*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I 100/83

3



当代世界
文豪译丛

西德尼·谢尔顿精典系列

代价

Sidney Sheldon

西德尼·谢尔顿/著 许 先/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唐 欣

世界文豪译丛·西德尼·谢尔顿精典系列

代 价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4.5 字数:300 千字

1994 年 8 月第一版 199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7—221—03443—5/I·597

每册定价:16.80 元

内容提要

为了生存下去而出卖自己的肉体,或许这是成长的代价。

银幕作家凯蒂;先是应招女郎,后来成为化妆品公司总裁的雪梨;著名采访记者魏乐莉;女医大卫的夫人芭芭拉。她们是好朋友,同样来自美国加州的维塞利亚镇。当她们还是女孩时就梦想干一番大事业。她们通过自己的方法和爱好,走过了一条付出沉重代价的成长之路。

金钱的诱惑,成名的渴望、生存的辛酸,无度的性生活和对虚荣的追求,使她们失去了无法复得的青春年华。

在漫长的经历中,她们四个人却历尽了无数的磨难和屈辱,悬念叠出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。

在女人成长的路上,你、她们将遇到什么……?

人物简介

凯蒂：一个银幕作家，奥斯卡得主，徘徊在两个生活型态及两个男人之间。

雪莉：亮丽、冷漠，实内心脆弱的化妆品公司总裁。除非有勇气面对过去，否则可能会失去她的化妆品王国，甚至钟爱她的男人。

魏乐莉：著名的采访记者，是个叛逆十足的女人，最后做了一个极难的决定。

芭芭拉：美丽、自信而家境富裕，因一时的冲动而付出极高的代价。

亚伦：凯蒂的丈夫，追逐名利，不惜牺牲自己的妻子。

马克：凯蒂的情人，越战下的受害人，与凯蒂相知而相爱。

莱恩：摄影师，幽默风趣，深爱雪莉。

迈可：走私大麻的大毒枭，是魏乐莉第一次深爱的男人。

爱伦：魏乐莉的制作人，是个同性恋者。

大卫：芭芭拉的丈夫，冷漠无情。

序 幕

我在小镇长大。

加州维塞利亚镇，位于广大的圣华金谷地、凯威河下游的沼泽区。刚开始这里是圣大非铁路线上的一个货运站。

我的家乡是舒适宜人的地方，在单调的棕色景观里，点缀着一些雄伟挺拔的橡树。这些高大树木沿着大街排成两列，也围绕在小公园旁。火伞高张的夏日里，它们有如天篷般庇荫了大地。

维塞利亚是典型的美国小镇，生活步调缓慢。有一条大街，以家族经营的商店为特色。小镇民风纯朴，夜不闭户。这里很重视团体与家族的观念，然而随着年纪渐长，我开始发现这种观念实在很无聊。

小时候我不了解其他乡镇情形是跟这里不同的，也不知道大城市的小孩不能和我们一样，晚上在外头安全玩。我以为每个人都跟我一样，花很多的时间在户外玩呼拉圈、骑脚踏车、游泳。

从我家前院越过乡村道路的那一头有一片桔子林。暮春时节，桔子树开花的浓郁香味飘过路面时，真是令人陶醉。依稀记得在炎炎夏日里，我赤脚跑过草地，重踢起尘土，金色发辫在身后飞扬着，空气里洋溢着乍割的青草味。秋季时，我把

龙了一大堆落叶，就为了想摔在上面嬉玩。

再年长些，父母允许我可以骑那辆亮眼的粉红色脚踏车，我常骑着它到处跑，或穿过大街到商业区末端的公园。有时在街上会碰见一些老妇人，穿着蓝色圆点的洋装走向第一南方浸信会教堂，他们认为跳舞、化妆或抽烟是有罪的。在公园里，男孩们在草坪上玩足球，我和其他女孩则坐在一旁当观众，叽叽喳喳地说笑着。那时的我们——活泼热情、自我观念很强。

我保有一张八岁时的照片——膝盖突出、金发梳成两条辫子、灰色眼珠自信十足地对着镜头。在小镇的狭小范围内，我感到无比自由与无所畏惧：

那时我的姑姑、叔叔、祖父母与堂兄弟姐妹常在假日齐聚一堂，共用晚餐。桌上常摆有一些肚中填料的大火鸡、火腿及一打不同口味的沙拉，还有蔬菜和甜点。通常是每个人带一些食物来，但往往分量远超过我们能吃得完的。

尽管如此，丰盛的食物是必备的，因为老一辈的人曾经历过经济大恐慌时期。三十年前他们住在奥克拉荷马州，为了免受西北沙暴的肆虐之苦，另觅一个较宜人的生活空间，于是他们迁到土壤肥沃的圣华金谷地。通常他们在运河旁搭起简陋的帐篷，自立门户。那时的生活艰苦，食物根本不够吃。如今，当他们又共聚一堂、享用丰盛的菜肴时，一种不言而喻的共同想法就是：我们终究是走过来了！

这里的妇女都是家庭主妇，男人没有事业，但都有工作——稳定而属中产阶级的工作。当雪伦表姐的丈夫辞去卡车司机的工作，去当簿记员时，全部家族的成员都感到震惊与不谅解。没人了解他为何会放弃稳定的工作，拿两个小孩的社会福利金作赌注，只因他想闯出一番事业。

可是我了解。我也想闯出一番事业。

十四岁那年，我把想法告诉风趣的费尔叔叔，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紫心勋章。我对他说：“我不要像母亲和阿姨那样地过一辈子。”叔叔听了非常震怒，我从没看过他这么生气。“你可能比她们做得更糟呢！凯蒂。”他叱骂了我一顿，我无言以对。

那时我已听过吉姆·莫瑞森唱的《来吧！宝贝，点燃我的热情》这首歌，也读过《娃娃谷》，我了解到加州维塞利亚并非世界的中心，这种想法正好与本地人相反。在大城市里，人们有更多的事情要做，而不光只是把周末耗在某人的父母车上，在大街闲逛、摇下车窗、听着车内收音机里传出披头、史东或海滩男孩的歌；或者在购物中心开幕时，深夜在停车场上大肆庆祝；夏天则开半个小时到山脚下的凯威河游泳，或躺在河边温热的石头上晒太阳。

高中时，我和一个男孩约会。他是那么的英俊！当他对我说话时，我差点就喘不过气来了。虽然我自知伶牙俐齿，即努力假装成一付沉默寡言的样子，以免吓坏他。结果呢，他觉得和我没什么话可说，很无聊，就不再打电话约我了。

十五岁时，我和朋友们讥笑安娜特早熟而丰满的胸脯。十六岁时，我们在妈妈的浴室小柜里发现圆的浅色避孕器。那时的报纸和电视新闻开始宣扬甘乃迪、越战、民权与妇女解放运动，当时真是个扰攘不安的年代。至今，一旦碰到同年纪的人，只要问到：“当约翰·甘乃迪……罗勃·甘乃迪……被刺杀时，你在哪里？”“你第一次听《我想握着你的手》时，在哪里？”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。

甚至偏远如圣华金谷地，都能嗅出远方世局更迭的动荡

气氛。这时的小镇更显得令人窒闷难忍了。小镇像是一个固守传统的孤立地区，拒绝改变。我不再感到自由，觉得被束缚住了，等不及要跳出这个樊笼，飞越山脉到洛杉矶，追求我的梦想。

当我接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入学通知时，妈妈买了一个摇篮给我，她说这是为将来准备的。高中毕业照的我，有一头金黄色的长发，眼神发亮，十分乐观。纪念册上有一个男孩写道：“永远保持你的甜美！”但是当时我只想到要奔向第九十九号高速公路（其贯穿整个谷地，南起贝克斯菲尔德，北到沙加缅度）。对我而言，它就像是一条生命线，可带我离开谷地，奔往大千世界。

我就这样离开了家乡，代表新一代的年轻女性，急于抓住机会与作主的权利，绝不步上母亲那一代的后尘。

我们所做的决定是他们永远无法了解的。

我们未从任何人那儿取得任何资助。

我们成功地闯出一番事业，就像男人一样，而这种男人正是母亲希望我们嫁的那种。

就这样，我们溜过了青春岁月。但在本性上，不论我们来自何处，我们仍是怀有大城市梦想的小镇女孩。

一九八九年

返 乡

“混球!”

凯蒂·麦盖尔抛给坐在身边床上的男人一张《洛杉矶时报》。

瞥了一眼那张刊有昨晚奥斯卡金像奖典礼的照片,亚伦·费尔德露齿一笑。“我爱听你用那淑女般甜美的声音来骂人。你外表看起来像是邻家女孩,讲话却像水手一样粗鲁。”

“我没骂错啊!那些演员、代理人、经纪人、记者、摄影师、影迷……在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的人全都是混球!”

亚伦把报纸搁到一旁,“那你认为野兽都以什么为生?何况你从不属于那一类。”

仿佛戳中心事似地,凯蒂灰柔的眼神顿时蒙上一层阴影,“噢,我曾经是,但再是了!”她心想。凯蒂的眼睛忍不住又瞥向那座小黄金雕像,近午的阳光透窗洒在雕像上,使它看来闪闪发亮。“一座小金偶像”,亚伦这么叫它。它静静躺在地毯的那一端,今天凌晨她才把它扔到那儿,杂置在一堆珠宝、衣物中。她的白丝睡袍及内衣与亚伦满是皱褶的燕尾服揉混在一起,白缎舞鞋被踢到一旁,靠近他那双黑得发亮的皮鞋。

像以前一样,他们急急脱下身上衣服,踏过光滑的橡木地板,到床上亲热。尘封往事,酸甜苦辣地袭上心头。麻烦的是,

她现在又和前夫发生关系。心田深处的情感包袱仿佛又沉重许多。

也不知是怎么发生的，颁奖典礼后的舞会中，亚伦走过来恭贺她。凯蒂只记得和他一起跳舞，喝得酩酊大醉。闹完通宵后，不知不觉地回到她的住处，然后理所当然的，他们在客房共眠。

凯蒂觉得爱恨交加。他们曾愉快地共度过无数个星期天早晨，就像这样，慵懒地躺在床上看报、做爱。虽然他们已离婚四年，但因彼此太了解了，以致从不觉得尴尬或困窘。

做爱只是肉体上的满足，但缺乏真正的亲密感。她仍感到空虚，越来越觉得不快乐。

昨晚只是一场激情。现在她好怀疑世上所发生的一切，所有的事都是那么不真实。凯蒂还记得那疯狂的夜晚，感官全遭扼杀——刺眼的镁光灯、震耳欲聋的掌声、热情的叫喊声、恳求那些名人说名简单的话等，数以万计的人从礼堂蜂涌而出，推挤叫笑，兴奋地不顾一切。

那些不顾死活的观众，使空气洋溢着一股亢奋的气息。现场的观呼声此起彼落，有些人因而被征服了，但这是一种致命的吸引力，也是一场豪赌，对方能置你于死地，下场同样凄凉。在凯蒂的经验里，没有人会马上从这种自我陶醉中清醒，发现自己只不过是表演者。

床边的电话响了，她越过亚伦拿起话筒，简短而低声地说：“嗨……对，有这回事。好……听着，克莉丝汀，我必须走了，稍候再谈。不，不是今天下午，或许明天……好，再见！”

凯蒂挂断电话后，发现亚伦正以怜悯的笑容看着她。

“克莉丝汀急着要去吗？”

凯蒂疲倦地伸个懒腰。“没错，她说我们要打铁趁热。又说在我们得到这座奖后，她将让人以一百万买下我下一部剧本的版权。”

他挑动一下黑色的眉毛，“那有什么不对？”

她面对亚伦，“你知道这是一种短暂的虚名。实际上，这不过是在我的票房保证记录上平添了一笔，还有在死后简历上加注一行字罢了。”

“只要能持续就好，所有的功名不都是如此？”

这是他们俩观念上最大的出入。对亚伦而言，生命是一张记分卡，他希望自己永远第一。亚伦需要胜利的荣耀，为此他可以不顾一切。

凯蒂此刻也需要，如今她正处于事业的顶峰，虽然它曾几乎毁了她。现在也可以证明那些人是错的，他们认为凯蒂早已江郎才尽。在此荣耀的时刻，大家都公认她是最杰出的。凯蒂从未有过这种胜利的快感。

亚伦有张平凡的脸孔，但笑起来却带点稚气，这比肉体魅力更吸引她。从十三年前到现在，依旧令人心动。

“克莉丝汀将使你名利双收。我们再结一次婚吧！我光靠你生活就好了。”

凯蒂笑了，这句幽默的话缓和了紧张的所氛。此时门铃响了。

“该死！”他发牢骚的叫着。

“可能是送花的。你去收下，我端橘子汁到后院那儿。”

他穿上衣服去应门，她则迅速穿上灰丝长袍和便鞋，小声道走进厨房。

几分钟后，凯蒂踏进石板铺成的院子里。从这儿可以俯瞰

整个翠绿深谷，还可远眺太平洋。把盛着一壶果汁和两个玻璃杯的盘子放在精制的玻璃桌后，她斜倚在石栏杆上，深吸了一口气。空气中不仅混杂着一种刺鼻的尤加利树药香味（这味道让她忆起年轻时所使用的冷霜），还有海水的咸味，这会伤害她亮丽的金发。

今年马利布的春景特别好看。一早，晨雾弥漫在长有茂密树丛的小丘上，天空仿佛压得很低，海面一片灰朦。但雾气很快就散了，灿烂的阳光照射在鲜绿的山丘上，也使海面金光闪闪。每回她所看到的颜色都不尽相同，大海实在是变幻莫测。

在属于她的山顶上，凯蒂可以一览蜿蜒的海湾全貌：从突出海面的丹姆角到远处圣大摩尼卡那座高大白色建筑，还有更远处帕洛斯半岛的斜坡。山下是个叫移民区的地方，是马利布最早的居民点。那里有平坦沙滩，还有许多华丽的海滨别墅，是一九二〇年代一些电影明星所建立的。

凯蒂厌恶洛杉矶，却唯独喜欢马利布。这里有原始风味的海滩、起伏的山丘、树木葱郁的峡谷、溪谷，高耸的山脉则屏障了这一块乐土。

她喜欢一月的马利布。像那些老墨西哥移民所说的，当“蚱蜢雨”降临后，温暖的春阳会孵化丛林的蚱蜢卵，带来数以千计的蚱蜢。凯蒂也喜欢八月时，青绿的小无花果转为红褐色、落叶满地的迷人景致。可是一到秋末，当猛烈的圣安娜风从沙漠吹来时，她就很讨厌这地方，总会借故离开几天，因这种干热的风常夹带着咆哮的呼声，令她焦躁不安。

就是在那年圣安娜风吹起时，她离开了亚伦。那晚，凯蒂在强风中奔跑的痛苦滋味不下于其对破碎婚姻的痛楚。在这美好的早晨，她不愿再回想那段恐怖时光。一切都过去了。重

要的是未来——一个光明成功的未来及可能很幸福的第二春。

凯蒂回到桌旁倒橘子汁，听到大门扣上的声音，亚伦走过来了。二十年前，她做了一个重大决定——怀着兴奋的心情离开故乡到洛杉矶求发展，那时她对一切充满了好奇。历经一番沧桑后，年轻时的青涩已不复存在了。现在的凯蒂，成熟而妩媚，自信能吸引她所喜欢的男人。

突然，她感到不胜唏嘘——当初清纯的凯蒂如今何在？

亚伦的手环抱了她的腰，呼吸的气息轻吹着她的粉颈。凯蒂转过身来，轻靠在他肩上，静静凝视着这个曾令她钟爱的男人。他的深棕色头发有些参白，稍微胖了些，眼角和唇边有些皱纹。亚伦和别人最大的不同点，就是自信十足，这点掩盖了他那极欲追求成功的咄人光芒。

有时候，亚伦会为了名利之欲望而舍弃理想，凯蒂知道他从不后悔。亚伦怎会后悔呢？他不是拥有了所要的一切？不过，她想也许在夜深人静时，空虚会爬满他的心头。

亚伦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，“你又来了！别分析，只要享受，你得到一座金像奖呢！”

凯蒂笑着说：“好吧！看看谁送来的花。”

拿起他放在桌上的花，凯蒂拆开了一个小信封，卡上写着：“恭喜，我一直相信你做不到。”署名是马克。

空气顿时凝结。凯蒂注意到一些小地方：如绸缎般光滑的玫瑰花蕾、浅米色的便条纸，以及黑色细长的字迹，下面注明是某花店送来的。

这时，门铃又响了。亚伦走向门口，嘀咕着说：“这地方快成为花店了。”

她把卡扯装进信封，再把它塞到口袋里。黄玫瑰，很久以前她曾告诉马克，这是她最喜爱的花，没想到他还记得。她并不惊讶，这很像马克的作风。昨晚当凯蒂上台领奖时，她知道她的朋友、故乡的亲人都在看，也为她欢呼，但一个小念头闪过脑际：“他也在看吗？”如果有，他会作何感想？

马克，现在她的脑海里想的全是他。回忆顿时涌现，凯蒂还没作好心理准备。马克曾经非常需要她，这使凯蒂害怕，因为他已触动其内心相同的需要，只是她一直不肯承认罢了！凯蒂已和他分手几个月了，自信不会再想念他。

这是个多愚蠢的谎言哪！

亚伦又回来了，凯蒂极力抚平心绪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眼前晃过一张快递信件，亚伦说：“该不会又是道贺信吧！这封还是昨天你还没得奖以前寄出的。”

凯蒂有种说不出的预感。她拆开信，拿出一张字迹潦草的字条。

“我需要你。”署名是芭芭拉。

虽然这短短几字看起来似乎很紧急，给凯蒂的感觉却不真实，但是却激发了她内心郁闷已久的不安与忧虑。一幅尘封已久的影像又像梦魇般的浮现眼前：一个表情吃惊、错愕的人僵立在车前。同样的影像也曾一再出现在梦中，但是凯蒂在很久以前已把它深埋于心。

芭芭拉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这位人所称羨的女人会出了什么事呢？凯蒂可能已获得财富的地位，而芭芭拉却拥有更踏实的现况——一个爱她的丈夫、一个温馨的家、一个属于自己的根、一种安全感——这些都是跟凯蒂沾不上边的。

突然她察觉到自己的手因握这张字条握得太紧而发白了。看了这一行潦草的字，使她从意外转为担心，甚而惊恐。

二十五年的交情，芭芭拉一直对她有求必应。芭芭拉是她最信赖的朋友。当她因内心挣扎而害怕、沮丧时，芭芭拉总是她在深夜求助的唯一对象。只要一听到芭芭拉稳重而可信赖的声音，凯蒂就觉得心情平静多了。有时候她会问一些让凯蒂害怕面对的问题，最后总是在被迫非答不可的情形下，凯蒂找到她应走的方向。

数不清有多少次她对芭芭拉说：“我需要你。”但芭芭拉从没这么对她说过，直到现在。

她抬头看了亚伦一眼，“我得打通电话，马上回来。”

凯蒂走匆匆到客厅，拨电话给芭芭拉。没人接。可是讲道理啊！

慢慢踱回院子后，她再看看那行简短的字句，试图从中读出什么来，但什么也没有。目前唯一的办法是——“我得回维塞利亚一趟。”凯蒂站在亚伦面前说。

他吃了一惊。“你是说——现在？”

凯蒂点点头。

“家里出事了吗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是芭芭拉，她需要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她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不晓得，但我得回去一趟。”

亚伦抓住她的肩，强迫凯蒂直视着他。“凯蒂，现在你属于这儿，你是属于我的。”

她没回答，亚伦继续以一种犹豫的口吻说：“除非你不知道我在向你求婚。我从没停止过想念你，我想你也是一样。再

嫁给我吧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表示我有多爱你。”

最后更令人心碎的诚恳声调说：“人总该有第二次自新的机会。”

这种坦承弱点的手段每次都能打动凯蒂，亚伦总是有办法收买她的心。别再这么做，她想这么说，凯蒂并不想如此匆促地就又结婚。他们以前总是和解得如此快，如此短暂。她还没弄清楚这究竟是个笑话，还是个该严肃面对的事，更遑论终生幸福。

结婚。亚伦。这是合法性关系的保障，另一方面来说，也是一种完美的感受、崭新的开始，此时他们已拥有年轻时所欠缺的成熟智慧，也不会再彼此伤害了。

“失败”对凯蒂而言是最可怕的字眼。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环——失败的婚姻，曾重挫其自我肯定的价值。如今，得到这一座金像奖，才使她重拾信心。

凯蒂面对他说：“我们是共度了美好的一晚，如此而已。但谈到婚姻……”她摇摇头，声音有点沙哑，“噢，亚伦，我想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这个回答使亚伦倍感失望。“我仔细想过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你不同于我曾爱过的其他女人。我们曾同甘共苦过，现在我们可以做得更好，走得更远。噢！凯蒂，只要我们能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事难得倒我们。”

“婚姻不是一起工作就够了，亚伦。”凯蒂口气坚决地说。

“凯蒂，我们可以再一起开创未来，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王国，独领风骚。”

她倚偎在亚伦肩上，清楚听到他的心跳声。他们曾在一起生活十年，不是一张纸说撕开，就能分开他们的。即使他们不